

逝者已矣

那个炎热的夏天

□张玉海

2008年的初夏已热得格外厉害。

父亲突然吃不下东西,住院诊断后,是非常不好的消息。必须手术。姊妹几个开始轮班日夜守候在他的床边。

父亲一生走过了很多坎坷和泥泞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年年泛滥的黄河水逼迫很多人背井离乡四散奔逃于华北、西北的很多地方,为了生存,十几岁的父亲背着铺盖卷来到这个城市。我能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:黑暗的天空、大雨滂沱、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在泥泞中行走的孤独而无助的背影……

在这里,父亲学会了工匠手艺,认识了母亲,有了我们这一大群孩子。其间,解放了,他们分到了房子,进了国有企业,过上了虽不富足但充满希望的日子,干工作,带孩子,快乐而繁忙。

印象中,父亲总是黑着脸,不苟言笑,每当他下班回家,自行车的链条声在胡同里响起时,本来喧闹玩耍的我们顿时会鸦雀无声,拿起书本读起书来。后来我们知道,是由于孩子多,他怕管教不严,我们会受不好的东西影响而走错路。还好,我们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父亲是一个坚韧的人。目不识丁的他除了看电视、听广播,开始慢慢调节自己的生活:来自烹饪之乡的他,自己琢磨着炸扣碗、蒸卤面、做蒸饺、腌瓜酱……逢年过节我们一家家子聚在一起,品尝他的手艺,其乐融融;精于手工的他,除制作各种木制品外,还学会了用铁丝编制形状各异的鸟笼,送给亲戚朋友、街坊四邻;有一段时间,他养了几只鸟,后来繁衍到十几只,五颜六色、唧唧喳喳。

父亲是一个胆小的人,太多的艰辛使他对期望的事物总是怕失去,比如,我上大学后,他总怕我毕不了业。1990年6月,我拿到了大学毕业证,他带我回老家上坟,那是我第一次回故乡。

我们在村后爷爷奶奶的坟前烧了纸后,坐了很久,他一直感叹,家里出了个识文断字的大学生。

父亲虽不识字,但业务精熟,曾参与了二七纪念馆塔木模型的制作,是这个城市最好的木工之一;父亲虽不强壮,但他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骑自行车回故乡收红薯、萝卜,没有让家人饿肚子;父亲虽不健谈,但我们都喜欢把生活和事业的苦恼说给他,总能得到恰到好处的指点;父亲虽不外向,但他一生交了几个真正的朋友,在关键时给他、给我们这个家伸出了无私的援手。

家里拆迁时,我们在城中村租房,住在一个屋子里。有天晚上他睡着了,我躺在床上看着他,想着哪天他离开我怎么办?想着想着,不敢想下去了。

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7月28日早上,我站在他的床边,已不怎么能说话的他含糊地对我说:今儿,星期一了。我知道他是怕耽误我上班。刚回到办公室几分钟嫂子打电话,带着哭腔说你快回来吧。还好,赶回省人民医院,父亲是握着我的手睡过去的。

人生其实就是走在坎坷和泥泞的路上,大大小小的困难等着你去战胜它。虽然会有很多失败,会有胆怯、无奈甚至绝望,但还要竭尽全力。想到这里,眼前每每浮现出父亲年轻时每天早上穿着蓝色的中山装,车把上挂了黑色人造革提包,推着自行车走出胡同,翻身上车消失在人海里的背影……

最是难忘

刘思的那颗心,总是能拓展出对生活的痛楚、坚毅、宽容与爱心,那是他对宇宙人生的感应。我对他有着凝滞的深情。

岁月的风烟刮到1969年的冬天,有一条巨型标语压在郑州西郊纺织厂的墙上,那标语赫然写着“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刘思”,后面有三个斗大的感叹号。身为郑州工大教师的刘思何以成“现反”,同是工大的杨老师说,有人说林彪吹捧毛主席肉麻,刘思说是麻肉。说肉麻的与说麻肉的,一块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,刘思被判刑十年。

十年间,刘思服刑至九年半,上边来人宣布刘思无罪,立即恢复工作,刘思对来说:还差半年,让我住够吧!

那十年是刘思生命中沉重的节拍,强者之力的力是承受力,这力是对手给的。

去约刘思写稿,他讲了两件事。一个是有一老男犯,不知何罪,不知被判几年,披头散发目光呆滞,人已疯傻,但可以自由进出牢房,每天都在号前跑步,嘴里发出“嗨嗨”的响声。有一天,老男犯突然倒地,当大家抬他的时候才发现,他的那一双脚已经退化,如同婴儿的脚粉嫩嫩的。另一件事是劳改场让犯人排演样板戏《沙家浜》中《智斗》一场,胡传魁、刁德一、阿庆嫂均为男犯人饰演。饰演阿庆嫂的男犯是一年轻小伙子,小伙子丰满有女人相,专在蓝花小袄里塞上两团棉花充乳房,就是这么一对棉花乳,差点儿出了人命。当阿庆嫂粉墨登场时,台下发出一阵狂叫,他再那么嗷声叫了一句胡司令,又一个亮相,台下犯人忽然站起来,接着有几人冲到台上,不由分说上前拥抱、亲吻阿庆嫂,“嫂子、嫂子”的怪声大叫,进尔撕去阿庆嫂的衣服……男犯们把小伙子饰演的阿庆嫂当成了女人。

追“思”

□耿富海

刘思讲得很沉重。说:我的牢狱之苦早已忘记,但这两件事常让我心中流泪。苦难不仅把岁月拉长,苦难还把现场感植入他的心头,永远地折磨着他。

这许多年来,与刘思交谈电话居多。南方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来郑讲学,说文联里有两个人好玩儿,其中刘思最好玩儿。有一年,一家权威报纸搞全国性杂文大赛,因王大海、刘思未参加,居然不再设一等奖,我问刘思,他说:状态不佳,难以为文。继而说,不设一等奖不是因为我,是因为大海。刘思对当时的杂文发表过一些看法,他说:现在的杂文是杂而无文。一语见端的,文人风骨可见一斑。王乙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,他曾与刘思在《百花园》搭班子,王乙丙病故后,刘

思很是伤感,著文悼念。在电话里,他对我说,我连夜赶写乙丙,即日见报。又说:你看这题目如何,叫《乙丙本是甲等人》,我大声叫好,我刚说了几句如何好,刘思已哽咽,说:甲等人远去,空留乙丙丁等人了。

我最后一次与刘思通话是今年的6月10日,几人相约去看他,他谢绝了。说:病人是想让亲朋好友们来看,又不想,想是寂寞,聊天解闷;不想是因为你等生龙活虎,而我“面目全非”十分难看,以免惊吓各位。他话题一转,先问我身体,尤其是问及另一位朋友时,问的很细,因何住院、是否走路光摔跤,那个医院条件如何,最后,他请我代他到医院看望,因为那时的他双腿已不能下地了。

刘思走了,他又不让我们送。他交待,骨灰不要保存,撒到黄河里。

刘思,我们的朋友,他可以称之为郑州文学界的一面旗帜、郑州文学界的良心,就这般的远行了。他留下了几十万字的作品,人格,爱心,尤其是他的临终交待,如同风动磐石般的飒爽和奇异,那是他与人间最道义的契约,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。

我想起了尼采的话:那些不能杀死的,最终会让你更强大。

聊斋闲品

风

□胡弦

在闷热的夏日中午,起风了。风掠过树梢、荷塘,带来了清凉。

老屋的后面是一片开阔地,有些季节里荒着,草木杂生,景致本无特别,但若有风,总会给人异样的感觉。风吹,那些草木的叶子哗作响,柔韧地波动着,如水。到了晚上,听着屋外的风声,看着窗外天上的几颗星星,想着风中大片的草木起伏,或者轻轻摇晃,恍惚间,会使人觉得整个平原都在神秘地移动。

风是无形之物,总是通过有形之物来体现。

风吹着花朵,它们摇曳生姿,香气飘逸。花朵,怀抱香气的小包裹,只有风才能打开它们。有时风大,花朵猛烈地摇晃,仿佛要飞起来,风停,摇晃渐止,它们又慢慢落回自己的躯体里。看花儿在草木间一朵一朵地安静下来,往往使人心中生怜爱和甜美之意。

风吹着树叶,吹得哗哗作响。树叶顺着气流和光抛掷它的点、线,带有锯齿边纹的不规则的面……看着风中的树叶,你仿佛觉得风就是时间,而在时间中的事物,都有一片树叶那样的惊疑不定的脸。当风停了,一切都静止下来,树叶朝上的一面在闪光,而时间之手,正轻轻放在它与树枝粘连的柄上。

有时是风掠过旷野,掠过杨树、豆地、棉花地。这些树和庄稼的叶片被吹得反转,跳荡,叶子的背面也大片地反转过来,因为颜色的变化,光芒如波浪般滚动,像被风卷动的白银。这样的景致宜于眺望,越望越远,心也仿佛随着风到了无穷远处。

相较于其他的自然物,如雨、雷、电,风更平常,也更具平民性。雨、雷、电,多少和天庭扯得上关系,风却不然,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它透明,本身看不见,却又无处不在。它的力量不可小觑,集体出动,就能制造风暴和大革命。当然,风大部分时候是庸常的,仿佛忙忙碌碌的小市民,且没有远大的目标和目的性,只是在互相推动中改变着方向。

风的平民性,在文学作品中也很有渊源,比如我国最老的诗歌集《诗经》,书中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大的一部分,就是“风”。“风”,是民间的歌唱,反映的是平民的疾苦和欢乐,与贵族和王侯的歌咏截然不同。

“贫穷而能听听风声也是好的”(美·勃莱)。不知不觉中,它吹来了情感、思想、文学、艺术;不知不觉中,又把它吹来的一切吹走了。



书人书话

还原一个侧面

□陈金龙

毛泽东终其一生,对历史的阅读与研究保持了浓厚的兴趣,其对中国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学,涉猎之广、记诵之多、考究之深、见解之特,一般史家难望其项背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,煌煌四千万言,近代学者中真正通读过的屈指可数。毛泽东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以持久的恒心和惊人的毅力将其读完,其中许多人物传记更是反复研读,熟记于心,运用自如。因此,称毛泽东为史学家,一点也不过分。

中国历代官家正史,记载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。毛泽东在阅读与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,对于历代王朝的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朝政得失、内外关系、社会生活、学术典籍、文学作品以及王朝盛衰的历史原因、经验教训等,作出了不少富有思考性、启发性的评点,彰显了毛泽东的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。对此,以往学术界有所关注和涉猎,但未能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。可喜的是,《书屋》执行主编胡长明博士的新著《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》,以50万字的篇幅,就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论述,呈现了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的完整轮廓,还原了毛泽东历史研究的一个侧面。

从夏、商到明、清,毛泽东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或多或少、或系统或零星的评点。《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》一书,以王朝为经、毛泽东的评点为纬构建章目,勾勒了毛泽东视野中的历代王朝。作者在分析毛泽东对历代王朝的评点时,力求理清其评点的来龙去脉,还原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时的心态、角度和目的,呈现了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深邃的历史背景、复杂的现实关怀。

胡长明博士曾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10余年,对毛泽东研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来长沙求学、工作多年之后,仍难以割舍这一研究领域,且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、研究欲望,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这次与《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》同时推出的,还有《毛泽东的故土情》一书。在完成繁重的编辑任务之余,还能保持如此高的研究产出,实属难能可贵。

Advertisement section containing multiple job listings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. Includes '招聘教育婚介', '金龙企业诚聘', '非常教育', '春园', '诚聘', and '央企招聘' with various contact details and requirements.